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綠野仙蹤 第二十回 金不換聞風贈路費 連城璧拒捕戰官軍

詞曰：□婦九吝，半杯茶惱人吃盡，今朝出首害食客，可憐血濺無情棍。守備逃生，官兵遠遁；猶欣幸不拖不累，走得乾淨。

——右調《燕覆巢》

話說殷氏勸姜氏嫁人話，且不表。再說連城璧自冷於冰去後，仍改名姓為張仲彥，除早午在金不換家吃飯外，連門也不出，日夜行靜中功夫，不敢負於冰指教。金不換本來知交寡少，自留下城璧，越發不敢招惹人往來。又得了於冰二百兩銀子，他是做過生意的人，也不肯將銀子白放在家中，買了七八□畝地，又租了人家幾□畝地，添了兩個牲口。次年開春，僱了一個極會種地的人，自己也幫著耕耘播種，受田地中苦處，多是早出晚歸。城璧逢天氣暑熱，也有到郊外納涼的時候，喜得趙家潤只數家人家，無人詳究根底。知城璧是金不換錶兄，這幾家男男女女也都叫城璧是張表兄，倒也相安無事。

本年雞澤縣豐收，四外州具有歉收者，都來搬運，金不換一倍獲三倍之利。城璧見他營運有效，心上住的甚是適然。不換亦極盡表弟之情，凡一茶一飯，雖是些莊農食物，卻處處留心，只怕城璧受了冷落，在本村僱了個□四五歲小廝，單伺候城璧茶水飯食，日落時才許他回家，相處得和同胞一般。次年，又復豐收，金不換手內實下有四百餘兩。世間人眼皮最薄，見不換有了錢，城裡城外便有許多人要和他結親。他因城璧在家，凡說親來的概行打退，倒是城璧過意不去。又打算此年於冰要來，再三勸他娶親，為保家立後之計。不換被逼不過，方聘定了本縣已革刑房郭崇學的第三個女兒為繼室。又見房子不夠住，從二月動工，將一院分為兩院，補蓋了幾間土房，著城璧在後院居住，前院正房世喜房。看在三月初二日過門。到了這日，郭崇學家親戚，並趙家潤鄰里，還有些舖中生意人，每人或一百五□文，或二百文、三百文不等，湊來與不換送禮。又有左近老少婦女，也來拜賀。不換於前後院搭了兩坐席棚，預備男客坐，女客都在房內。城璧此時也沒個躲避處，還得出來替不換陪客。奈他目中那裡看得上這些村夫野婦？又兼鄉下婦女不迴避人，見城璧長鬚偉乾，相貌堂堂，偏趕著認親說話。城璧強支了兩天，方才罷休。

自這郭氏過門，回了三朝後，不換便著他主起中饋來。他倒也極曉得過日子，於早午茶飯，甚是慇懃，待城璧分外週到，不換心上著實快活，以為內助得人。過了月餘，郭氏見城璧從不說走的話，亦且食腸甚大，雖每天吃的是些素菜素飯，他一人倒吃三四人的東西；燒酒每天非二斤即三斤方可。又見城璧若大漢子，和個婦人一樣，日日鑽在後院，老不出門；郭家人來，不換又說過不許與城璧相見陪伴飲食，不免又多一番支應，因此這婦人心中，就嫌厭起來。金不換既知城璧好吃酒，就該與他買一壇或兩壇，放在他房內，豈不兩便？偏又是那小廝一天定向婦人要兩次錢，買乾燒酒；婦人若教買了對水酒，城璧便動疑是小廝落下錢，定著另換，都是不遂這婦人心意處。一日，趁空兒問不換道：「你這表兄到此多少時了？」不換道：「二年多了。」郭氏聽罷，便將面色變了一變，旋即又笑問道：「怎麼他也不回家去？」不換道：「他等個姓冷的朋友。」郭氏道：「假如他這朋友再過二年多不來，你該怎麼處？」不換道：「他是我嫡親表兄，若姓冷的終身不來，我就和他過到終身罷了。」郭氏不禁失色，復笑說道：「像你這樣早出晚歸，在田地中受苦，他就不能受苦，也該去幫你照料一二，怎麼長久白坐在家中吃酒飯，若是個明白世情的人，心上便該日抱不安！」不換笑道：「他那裡知道田地中事？你以後不要管，只要天天飲食豐潔，茶酒不缺，就是個你的正務。」郭氏不言語了。自此後，便漸漸將城璧冷淡起來。不換多是在田地中吃飯，總以家中有老婆照管，不甚留心。那知城璧日日止吃個半飽，至於酒，不但二斤三斤，求半斤也是少有的；即或有，不過四兩六兩之間，是個愛吃不吃的待法。又不好和不換言及，未免早午飯時，臉上帶出怒容，多在那伺候的小廝身上發作一二。那小廝便在郭氏前播弄唇舌，屢次將盤碗偷行打破，反說是城璧動怒摔碎的，甚至加些言語，說城璧罵他刻薄。郭氏便大恨怒在心。知不換與城璧契厚，總一字不題，不但將飲食刻減，連酒也沒半杯了。如此又苦挨了許久，和不換半字不題，怕弄得他夫妻口舌。欲要告辭遠去，打算著冷於冰今年必來，豈不兩誤？這日也是合當有事。每常不換必到天晚時回家，這日因下起大雨來，沒有出門，午後陪城璧吃了飯，到田地中去，看見禾苗立刻發變，心上歡喜，回家著郭氏收拾酒菜，與城璧對飲。郭氏因丈夫在家，便將於燒酒送出兩大壺，又是兩大盤素菜，還有腐乳、甜醬瓜等類四碟，作飲酒之資。不換看見，心裡說道：「這冷先生真是付托得人。我一個小戶人家，日日如此供奉，雖說收過二百兩衣食銀子，也還不討愧於冷先生。」又深喜郭氏賢仁，快活不過，放量的與城璧大飲笑談。大約兩大壺酒，金不換也有半壺落肚，只吃得前仰後合，方辭歸前院。郭氏見不換著實醉了，連忙打發他睡下，自己便脫衣相陪，不換顛倒頭就睡著了。睡到二更將盡，不換要水喝，郭氏打發他吃冊水，說道：「你今日高興，怎麼吃到這步田地？想是張表兄也醉了。」不換搖了幾下頭道：「他不，不醉。」郭氏道：「他可曾說我罵他沒有？」不換道：「我不知道。」郭氏笑道：「看麼，睡了一覺，還說的是醉話。」再看不換已有些迷糊的光景了。於是高聲問道：「他今日可說回家去的話沒有？」連問了幾聲，不換恨道：「狗攆的！你教他回到那裡去？」郭氏道：「你好罵！我著他回他家會！」不換搖頭道：「他不，不，不，……」郭氏道：「他為什麼不？」不換道：「他殺了官兵，去不得！」說著又睡著了。郭氏忙問道：「他為什麼殺官兵？」問了幾聲，不見回答，原來又睡著了。郭氏抱住頭，連連搖醒，在耳根前問道：「他為什麼殺官兵？」不換恨命的答道：「他為救他哥哥連國璽！直麻煩，狗攆！」郭氏道：「他哥哥既叫連國璽，怎麼他又姓張？」不換道：「你管他，他偏要姓張！」郭氏道：「就姓張罷！他叫個連什麼？」問了幾聲，不換大聲道：「他叫連城璧！」說罷，嘴裡胡胡塗塗，罵了兩句，睡去。郭氏將兩個名字牢記在心，便不再問。

次日，一字不題，照常打發吃了早午飯，不換田地中去，郭氏著小廝守門，自己一個人入城，請教他父親郭崇學去了。直到日落時方回。金不換迎著問道：「你往那裡去來？怎麼也不通知我？」郭氏一聲兒不言語，走入房內；不換跟入來，又問。郭氏道：「我救你的腦袋去來。」不換摸不著頭路，忙問道：「這是甚麼話？」郭氏冷笑道：「你倒忘了麼？我與你既做了夫妻，你就放個屁，也不該瞞我。」不換道：「我有什麼瞞你處？」郭氏道：「你還敢推裝裝啞麼？少刻教你便見！」不換已明白是昨晚醉後失言，笑說道：「你快說入城做什麼去來？」郭氏先向門外瞧了瞧，從袖中取出一張字稿兒來，上寫道：具稟，小的金不換，係本縣人，住城外趙家潤。為據實出首事：某年、月，有小的表兄連城璧，到小的家中，聲言窮無所歸，求小的代謀生計，小的念親戚分上，只得容留。屢行盤問，語多支吾。今午大醉，方說出因救伊胞兄連國璽，曾在山東拒敵官軍，脫逃至此等語。小的理合親身赴縣密稟，誠恐本縣書役盤詰，遺露不便；又防城璧酒醒脫逃，不得已著小的妻房郭氏入城，托妻父郭崇學代稟。其果否在山東拒敵官軍，或係醉後亂言，均未敢定，伏祈仁明老爺速遣役拘拿研訊，俾小的免異日干連，則恩同復載矣！

不換看罷，只嚇得魂飛魄散，滿身亂抖起來。郭氏道：「看囚鬼樣！」擊手將字稿兒奪去。不換定了定神，問道：「這裏是誰寫的？可曾遞了沒有？」郭氏道：「是我父親寫的，替你出首。縣中老爺叫人內書房，問了端的，吩咐我父親道：『這連城璧等，乃山東泰安州劫牢反獄叛賊，山東有文書知會，係奉旨遍天下嚴拿之人，不意連城璧落腳在我治下，你女婿金不換出首甚好，本縣還要重重的賞他。但連城璧係有名大盜，非三五百人拿他不到，此時若會同文武官，萬一走露風聲，反為不美；不如到定更時，先將城門關閉，然後點齊軍役，與他個迅雷不及掩耳，方為穩妥。你可說與你女兒，快快回去，著金不換拌住賊人，交二更時，我同本城守爺俱到。』是這樣吩咐。我父親原要親自來，又恐怕露形跡，著我遞與你這字稿兒看，好答應文武官話。你看這事辦得好不好？若依你做事，我的性命定被你干連。一個殺人放火的大強盜，經年家養在家中，還要瞞神賣鬼的日日謊我。」金不換將主意拿定，笑說道：「你是個好老婆，強似我百倍，我還顧什麼表兄表弟，他的量最大，我此刻且到關外買些酒來，將他灌個爛醉，豈不更穩妥？我這好半晌還未見他，且去和他發個虛，再買酒不遲。」郭氏道：「你這就是保全身家的人了。酒不用買，還有兩壺在此。」不換笑道：「你把他的酒量當我麼？」急忙走入後院房內，與城璧子午卯酉細說了一番。城璧笑道：「依你怎麼處？」不換

道：「千著萬著，走為上著。我有幾百銀子，俱在城內當舖中討月利，我且去與二哥弄幾兩盤費來，好走。」城壁笑道：「我走了，你豈不吃官司麼？」不換道：「我遭逢下這樣惡婦，也就說不得了。」說罷，如飛的出去。城壁想了想又笑道：「怪道月來我飲食刻減，原來是夫婦商通，今又見我不肯動身，又想這樣一條計來嚇我；且說得體面，我去了他自吃官司；又說二更時分，有文武官卒兵拿我。我倒要看個真假，臨期再做裁處。」等到起更時候，不換忙走來，向城壁道：「今日城門此刻就關鎖了，必定是在裡面點兵，二哥休要多心，我止與你弄來三兩銀子，還是向關外當舖當鋪兩下借的。二哥從前院走不得，被惡婦看見，將來於我未便，可從這後院牆下，踏上一張桌子，跳去罷！」急急的將銀子掏出來，放在城壁面前，情態甚是關切。城壁道：「既承老弟美意，我還有句話說。這一月餘，被弟婦關顧，實沒吃個飽飯，你將酒飯拿些來，我吃飽了再走。」不換連連跌腳道：「我還是怕二哥吃頓酒飯麼？只是這是什麼事體，什麼時候？」城壁道：「你幾時不與我吃，我幾時不走。」不換無奈，飛忙去了。少刻將酒飯拿來，擺列在桌上。城壁用碗盛酒大飲，不換在旁催促。城壁道：「他們今夜若來，有我在一刻，將來實可鬆寬老弟一步；若今夜不來，可付之一笑。我定於明早起身就罷了，你慌甚麼？」不換道：「此話是二哥動意外之疑，我金不換若半句虛言，立即身首分為兩處！」城壁道：「既如此，何不與我同走？」不換道：「我早已想及於此。曾聽得惡婦述知縣吩咐的話，言二哥是有名大盜，非五六百人拿不到；到其間動起手來，二哥或可走脫，我決被拿回；與其那樣，就不如我這樣死中求活了。」城壁點了兒下頭，道：「老弟既拼命為我，我越發走不得了！必須與官軍會會面，將來才解除得你。」不換道：「我此時肉跳心驚，二哥只快走罷！」城壁道：「你若著我速走，你可迴避在前院。」不換忙應道：「我就去了。」

城壁見不換去了，出院來，跳在房上，四下一望，毫無動靜；復跳下房來，照前大飲大嚼，吃得甚飽。始將渾身衣服紮起，把銀子揣懷中，又跳在房上，四下觀望，猛見正東上忽隱現有幾處燈火。城壁道：「是矣！幾屈了金錶弟。」頃刻間，見那燈乍高乍低，較前倍明。又一看，見那燈火如雲行電馳般滾來。城壁急忙跳下房，走入房內，他目中早留心下一張方桌，掀翻在地下，把四條腿折斷，揀了兩條長些的拿在手內，復身跳在房上，見四圍燈火照耀如同白晝一般，約有四五百人，漸次火攏了來。此時金不換早被文武官差人，暗暗叫去問話。城壁提桌腿又跳下房來，大踏步到前院，用手推郭氏房，業經拴閉了，一腳踢開，側身入去。郭氏靠著一張桌子，在地站著。看見城壁，大驚道：「二伯來我房內做什麼？」城壁道：「將來了結你！」手起一桌腿，打得郭氏腦漿迸裂，倒在一邊。急急到院中，見房上四面已站有四五百人，見了城壁，各喊了一聲，磚瓦石塊和兩點般打下。城壁飛身一躍。早到正房屋上；桌腿到處，先放倒四五個。大吼了一聲，從房上跳到街心，眾兵丁捕役刀槍鉤斧一湧齊上。城壁兩條桌腿，疾同風雨，只打翻二三百餘人，便闖出重圍，一直向北奔去。守備在馬上大喝著，教軍役追趕，軍役等被逼不過，各放膽趕來；城壁見軍役趕來，一翻身又殺回，眾軍役慌忙退後，城壁復去。急得守備在馬上怪叫，又喝令追拿！那些軍役無奈，只索隨後跟來。城壁道：「似這樣跟來跟去，到天明便難走脫，若不與他們個利害，他斷不肯干休。」於是又大吼了一聲，只揀人多處衝殺。那兩條桌腿，一起一落，打的眾軍役和風吹落時，兩判殘花相似，只恨爺娘少生了幾只腿，往回亂竄，城壁反行追趕。乍見燈火中一人騎在馬上，指手畫腳的斷喝，城壁大料他必是本城守備，把身軀一躍，已到了馬前。守備卻待勒馬回跑，桌腿已中馬頭，那馬直立起來，將守備丟在地下；城壁桌腿再下，眾軍役兵器齊隔架住桌腿，各捨命將守備拖拉去。城壁復趕了四五步，見軍役等跑遠，方折轉頭，又不去西北，反向東北奔去。

正是：

此婦代夫除逆叛，可憐血濺魂魄散；英雄等候眾官軍，只為保全金不換。